

长篇电视连续剧

落河村

——一部扶贫攻坚、治懒治愚的奋斗史

聂延军 编剧



台海出版社



落河村

——一部扶贫攻坚、治懒治愚的奋斗史

ISBN 7-80141-015-7



9 787801 410153 >

定价：25.00元

· 长篇电视连续剧 ·

落 河 村

——一部扶贫攻坚、治懒治愚的奋斗史

编剧 聂延军

台海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愚人

封面设计:缪惟吕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河村/聂延军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1997. 10

ISBN 7-80141-015-7

I. 落… II. 聂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 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1115 号

台海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:100009

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125 399 千字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—80141—015—7/Z·12

定价:25.00 元

字 幕

据联合国统计,目前全世界有 13 亿人处于贫困状态,每年有 1300 多万人死于贫困。中国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、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的大国。到 2000 年我国将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 7000 多万人口的温饱问题,占世界人口 1/5 以上的中国人民最终脱贫致富,将是当代世界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,也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。

谨以此片献给那些为消除贫困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人们。

第 一 集

1. 豫东北黄河滩区

贫困的滩区；寂寞的土地。

紧靠黄河边的沙土路上，飞土扬尘。

尘土中，隐约可见“落河村上访团”的旗帜在迎风舞动。

一辆手扶拖拉机和一辆机动三马车缓缓驶来。后边紧紧跟随着的是一些毛驴车、自行车……

上访队伍由远而近。

2. 黄河大堤上

杂乱无序的上访车辆在黄河大堤上颠簸着。手持各色三角旗的落河村农民前呼后拥，扶老携幼。他们手中的三角旗上分别写有，“要饭吃”，“要衣穿”，“要救济”，“要活命”，“要生存”，“农民有冤，要找青官”，“当官不为民造福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“市委市政府包青天，落河村农民来喊冤”等。

上访的人们继续前进。

3. 临黄市，街道

清新的城市，整洁的楼群。

宽敞的街道，盛开的鲜花。

4. 市信访接待科科长赵忠林住处、屋内

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转业军人住的房间。墙上挂着军用水壶，桌上摆着军用饭盒、军用茶缸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放着一件军用大衣。

赵忠林的女儿豆豆约十二、三岁，从另一房间内端着两盘菜走来，摆在饭桌上。

赵忠林的妻子钱香兰约三十四、五岁，腰里系着围裙，自厨房内走来，她抹了把脸上的汗，默默地数着桌上的菜。

豆豆从床下捞出一瓶酒，又拿出三只酒杯，一一摆在桌子上，伸手捏起一块烧鸡欲吃，被妈妈亲昵地打了一下：“馋猫，等你爸爸回来再吃。”

5. 门外

赵忠林骑着自行车驰来。他浓眉大眼，脸膛微红，体魄健壮，神情刚毅而坚定，看上去约三十四、五岁。

一个“老上访”的农民鱼水生，瞧见赵忠林过来，急忙迎了上去：“赵科长，你回来啦，俺在这儿等你老大会儿啦。”

赵忠林认真地看了看眼前的鱼水生：“你是——”

鱼水生：“俺是黄河滩区落河村哩，俺叫鱼水生。”

赵忠林：“哪个乡的？”

鱼水生：“俺是落河村乡鱼骨堆哩。赵科长，你得给俺做主啊，”说着掀开自己的上衣，“你瞧，俺这儿断的三根肋巴骨，就是在十年前为争水打架时，被石牛屯哩村长石金康亲手打伤哩，俺东家借，西家找，光看病就花了380多块钱。那石金康当时还说包给俺治病哩，可后来，非说俺骂他了，打群架是俺带哩头，一分钱也不给了。没法了，俺找乡里，乡里说让找县里吧，俺找县里，县里说给乡里安排了。就这样，俺乡里、县里、县

里、乡里，找了一年又一年，钱没少花，路没少跑，到了还是没人管。”

赵忠林：“你的要求是啥？”

鱼水生：“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俺还有啥要求，俺只想有人能给俺说句公道话，争水打架不怨俺。另外，再赔俺看病花的380块钱就中啦。”

赵忠林：“好，这个事，我想办法给你解决。”

鱼水生激动地：“谢谢赵科长了。”

赵忠林：“走，有啥，到屋里再说吧。”

鱼水生随赵忠林进屋。

6. 屋内

豆豆见赵忠林进来，急忙迎了过去：“爸爸，俺跟妈妈专门来给你过生日，你咋一走不回来了，快点快点，妈，端长寿面。”忽然发现身后的鱼水生，示意爸爸，他是什么人。

赵忠林连忙解释：“哦，老乡、老乡。”

鱼水生：“俺是落河村哩。”

钱香兰：“哪个乡的？”

鱼水生：“落河村乡哩，俺有事找赵科长反映。你们这是——”看了看颇有农村特点的生日宴席。

豆豆：“给俺爸爸过生日哩。”

赵忠林：“香兰，再拿一双筷子和酒杯。”

鱼水生连忙推托：“不不，俺得回去。”

钱香兰摆上筷子：“在这儿一块吃吧。”

鱼水生推辞着要走。

赵忠林拉着鱼水生，硬往凳子上按。

鱼水生坐下后，激动地：“赵科长，你有这份心，俺也就足够了。赵科长，”一把抓住赵忠林的手，“掏心里话说，俺也是个人啊，可俺这些年上访，专门想法到那些管信访的干部家里去吃饭，他不让俺吃，俺见馍就拿，见碗就端，把那些个干部气得没法儿咋俺，俺是一不犯法，二不抢盗，大天白日吃你一点喝你一点，也算俺报复了那些个当干部哩。赵科长，今儿个，俺算遇见青天了。俺这就回去，俺反映那问题，你给俺记着就中啦，”说完夺门而出。

7. 市区街道、交通岗

“落河村上访团”在市区街道上匆匆走着。

红灯显示，上访的队伍没有理会，只顾前进。

交警拦住为首的石敢当，他驾驶的是一辆手扶拖拉机。

交警“啪”地向石敢当敬了个礼：“出示你的证件？”

石敢当不解地：“啥家伙儿？”

交警很礼貌地：“驾驶证、行车证有吗？”

石敢当：“没有，要那啥用。”

交警耐心地：“知道交通规则吗？”

石敢当满以为自己颇内行地：“知道知道，不就是，”他指了一下另一侧道路上的车辆，“不就是……他往那边走，俺往这边走吗？”

交警仍然耐心地：“看见红灯了吗？”

石敢当连连点头：“瞧见了。”

交警：“那为啥还要闯红灯？”

石敢当不解地：“闯红灯？”他指了指交通岗上的红灯，“它在上边亮，俺在下边走，闯不上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”

交警哭笑不得：“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，你咋一点儿也不懂。”

石敢当连忙：“不不……同、同志，原谅，原谅俺这一回吧，俺一直在黄河滩区住着，没有出过门。”

众人纷纷上前解释：“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，让俺过去吧。俺都是大老粗，不懂城里哩规矩。”

交警看了看绿灯已经显示：“快点过去吧。”

上访的队伍匆匆走过……

8. 赵忠林屋内

赵忠林边洗手边说：“弄这么多菜，咱吃得完吗？”

豆豆：“打我记事起，还是第一回给你过生日呢。”

钱香兰边擦着茶具边说：“是啊，你在部队十几年，俺没有给你过过生日，说实话，你一被安置到市委信访办工作，俺这心里不知道多高兴呢。”

豆豆：“妈妈一听说你上班了，好几夜都没有睡着觉，晚上她做梦还常常念叨着，市里……市里好……”

钱香兰：“多嘴，你呢，你不也是做梦都想到市里来吗？”

赵忠林：“我也这么想过，当了十几年的兵，如今总算安置了，以前，对你们娘俩，还有咱爹照顾得不好，以后，我应该好好为你们尽一点心。”

钱香兰：“俺倒是没啥，能叫咱豆豆到市里上个重点中学，叫咱爹也住上高楼，享享城里人的福，也就中啦。来，豆豆，按咱农村的规矩，给你爸爸磕个头。”

豆豆扭扭捏捏地走到赵忠林面前犹豫着、犹豫着。

突然，“赵科长、赵科长”急促的喊声传来。

三人同时朝门口望去。

信访接待科的小李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：“赵科长，快去吧，落河村的人又来上访了。”

赵忠林：“多少人？”

小李：“一百多人啊。”

赵忠林兀地站起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小李这时才看见赵忠林正在过生日：“这是嫂子吧——”

钱香兰：“俺是来给他过生日的。”

赵忠林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下，转身欲走，忙又折回：“哦，豆豆，对不起，爸爸有急事。”

豆豆一脸的不高兴，但还是点点头：“嗯，俺等着你。”

赵忠林又看了一眼妻子，示意她谅解自己。

钱香兰没有言语。

赵忠林转身随小李走去。

9. 路上

赵忠林与小李骑车匆匆赶路。

钱香兰与豆豆一前一后地边追边喊。

赵忠林与小李骑车赶路。

钱香兰：“忠林——”

豆豆：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

赵忠林听到喊声，止住车，回头张望。

钱香兰与豆豆已跑到赵忠林面前。

钱香兰气喘吁吁。

豆豆气喘吁吁。

赵忠林：“香兰，有事儿？”

钱香兰：“忠林，生日快乐。”

豆豆：“爸爸，生日快乐。”

赵忠林鼻子一酸，激动地：“谢谢了。”不忍再看一眼妻子、女儿，转身上车驰去。

10. 临黄市委市政府大门口

“中国共产党临黄市委员会、临黄市人民政府”的大牌子赫然醒目地挂在大门两边。

门前，黑压压的一群衣着破旧的滩区农民静静地坐在大门口。他们有的斜倚在被卷上，有的盘着腿席地而坐，有的老人还抱着衣衫破烂的小孩，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

市委保卫科的门卫在紧闭着的大门里来回走动。

11. 市信访接待室门口

赵忠林与小李骑车赶来。

赵忠林与小李将车子一扎，就朝市委大门口走去。

12. 市委大门口

静坐的人们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赵科长来了。”

人们“哗”地把目光投向赵忠林。

赵忠林向静坐的人群走来。

落河村的农民缓缓站了起来。一个老者和几个年轻人拨开人群，挤到赵忠林面前。

赵忠林问那位老者：“大爷，您是哪个乡的？”

老人：“俺叫石泰山，”然后，转身说：“老少爷儿们，把旗打出来。”

“哗”地一声，“落河村上访团”的大旗下，挥动着一个个小三角旗，旗上写着“要饭吃”，“要衣穿”，“要生存”，“要活命”，“农民有冤，要找青官”“当官不为民造福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“市委市政府包青天，落河村农民来喊冤”。

赵忠林：“石大爷，你们派个代表到接待室谈吧。”

石泰山：“不，俺要见见新来的易书记。”

众人一起喊着：“见易书记。”

“见易书记。”

赵忠林：“易书记今天下午有会，没有时间啊。”

又是一阵起哄：

“不中，不中。”

“有会，俺等着。”

“甭信他哩话，他诓咱哩。”

“见易书记。”

“见易书记。”

.....

赵忠林耐心地：“石大爷，你们大老远的赶来，有啥要求，有啥反映，先跟我谈谈，易书记今天真的没有时间。”

石泰山看了看周围的群众，没有言语。

赵忠林：“你们还是派几个代表吧。”

又是一阵起哄：

“没有代表。”

“没有代表。”

“俺都是代表。”

“俺都是代表。”

“不能派代表，派了代表，他们就把咱抓起来了。”

“不能派代表。”

“不能派代表。”

.....

赵忠林大声地：“乡亲们，我们不会抓你们的，绝对不会的，请大家相信我们。”

“不信”。

“不信”。

“俺不信”。

“纯是骗人”。

“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”。

人们越起哄劲儿越大。

赵忠林见势向值勤门卫要过哨子，使劲地吹了起来。起哄停止了。

门口一片寂静。

赵忠林看了看上访的农民，静了静，激动地：“老少爷儿们，我们黄河滩区的落河村来反映问题，我理解你们，也很同情你们。多少年了，你们反映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，我心里也很难受，可你们这样七嘴八舌地乱吵吵，叫我听谁的呀？”赵忠林的声音提高了，语气也加重了：“你们是来反映问题的，还是来闹事的？反映问题，向有关领导提意见，我们热烈欢迎，真诚接受；如果想闹事，绝对不允许。你们谁也不能在这里闹事。绝不允许影响市委市政府的工作，更不允许扰乱社会秩序！”他缓缓了口气，又十分动情地说：“石大爷，落河村的老少爷儿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很多话要说，对一些领导干部有意见要提，可你们也想一想，你们不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，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？石大爷，听我的话，你们还是推荐几名代表

吧。”

石泰山看了看身边的石敢当、石柱、石墩儿、刘三楞、鱼改顺等：“中，既然赵科长把话撂出来了，咱就接住，信你这一回，”转身问大伙：“咱们谁当代表？”

刘三楞：“俺不当。”

石柱：“俺不当。”

石墩儿：“俺也不当。”

众人纷纷：“俺不当，俺不当。”

石泰山急了：“来哩时候都象吃了豹子胆，这会儿咋都成了老鳖倒掻了，俺算一个代表。”

赵忠林：“好，石大爷一个，还有谁？”

众人仍然不语。

石泰山：“石柱、敢当、鱼改顺、刘三楞、胡二能你们都当代表。大家说中不中？”

众人异口同声地：“中——”

赵忠林：“石大爷，走，咱到接待室谈吧。请大伙把大门让开，不要妨碍交通。”

石泰山：“都到这边来。”

众人走向大门一旁。

赵忠林领着石泰山等人走进接待室。

13. 接待室内

赵忠林和小李把石泰山等人安排好坐下。

小李又分别倒上茶水。

赵忠林：“说吧，是不是争水打架的事？”

石柱不服气地：“对你说啥用？你又当不了家，俺要找易书

记。”

赵忠林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时针已指向 2 点 40 分。继而，他耐心地：“我刚才不是说过了，易书记正在开会嘛！”

石柱：“你骗俺。”

刘三楞：“你胡弄俺。”

石泰山：“你们都咋说话哩，吃炮药啦？赵科长还是很同情咱哩。”

刘三楞：“同情管啥用，抱窝哩老母鸡，光咯嗒就是不下蛋。”

石泰山：“三楞，不要胡闹。赵科长，甭怪他说话粗，他人不坏。”

刘三楞不服气地盯着赵忠林。

赵忠林：“石大爷，你先谈谈吧。”

石泰山：“俺这回来，赵科长，你也知道，俺落河村好多人到现在还填不饱肚子，上边还非要俺每人拿出 30 块钱，说是顶公粮哩！去年秋季，种哩黄豆全淹光啦。上边说交不上公粮，就得出钱，每人 30 块钱，俺这些滩区哩农民哪里有钱呢？没钱就整人，说你对村委会有意见啦，说你对抗上级文件啦，说你与中央对着干啦，还说俺是不服从管理哩刁民，更气人哩是还侮辱群众。”说着，拉过石礅儿，“你说说，石礅儿、石金康咋着欺负你哩？”

石礅儿：“不不不……大叔，……没啥，没啥，俺、俺、俺能咽下。”

刘三楞气急地：“你这人，放个屁都怕砸着脚后跟，怕他啥，他石金康是个人，咱也不比他少个头。”

赵忠林：“石大爷，咋回事，您老说说。”

石泰山叹了口气：“就说去年那扶贫款吧，听说乡里也搞了鬼。一下子拨给俺村好多钱，可老百姓一个子儿也没见到，都弄到哪儿去了？啊。”

刘三楞：“还有那假先进，假典型，都是他和上边哩人胡弄哩。”

胡二能：“俺村里一个养鸡场哩数字，也是上边让虚报哩。”

赵忠林：“咋报的？”

胡二能：“俺先报年创利 80 万元，上边说不中，让俺再算一回。又报了 100 万元，上边还说不中，让俺实事求是，认认真真地再算算。俺就又核算了一回，狠狠心，俺报了年创利 250 万元。这回上边才高兴哩说，有开拓精神，有事业心。中，就这样往上报吧。”

赵忠林：“你们村的养鸡场一共有多少只鸡？一年到底能创利多少？”

胡二能：“别提了，原来还有 200 只鸡，三年前，一场鸡瘟，都死光了，可上边说，这个数字报上了，就不能抹掉，只能成倍地、翻番地一年一年往上长。”

赵忠林认真地记录着。

石泰山：“还有俺村与鱼骨堆争水的纠纷，年年争水，年年打架，年年伤人，俺几乎年年都往乡里、县里反映。”

赵忠林：“县里管过没有？”

石泰山：“管过一回等于白管，去了一个调查组，转了一圈儿，又是记又是问，临走连个屁也没放。”

刘三楞：“请不来大神，降不住凡人，这一回再不解决，俺就不走了。市里不解决，俺告到省里，省里不解决，俺告到北